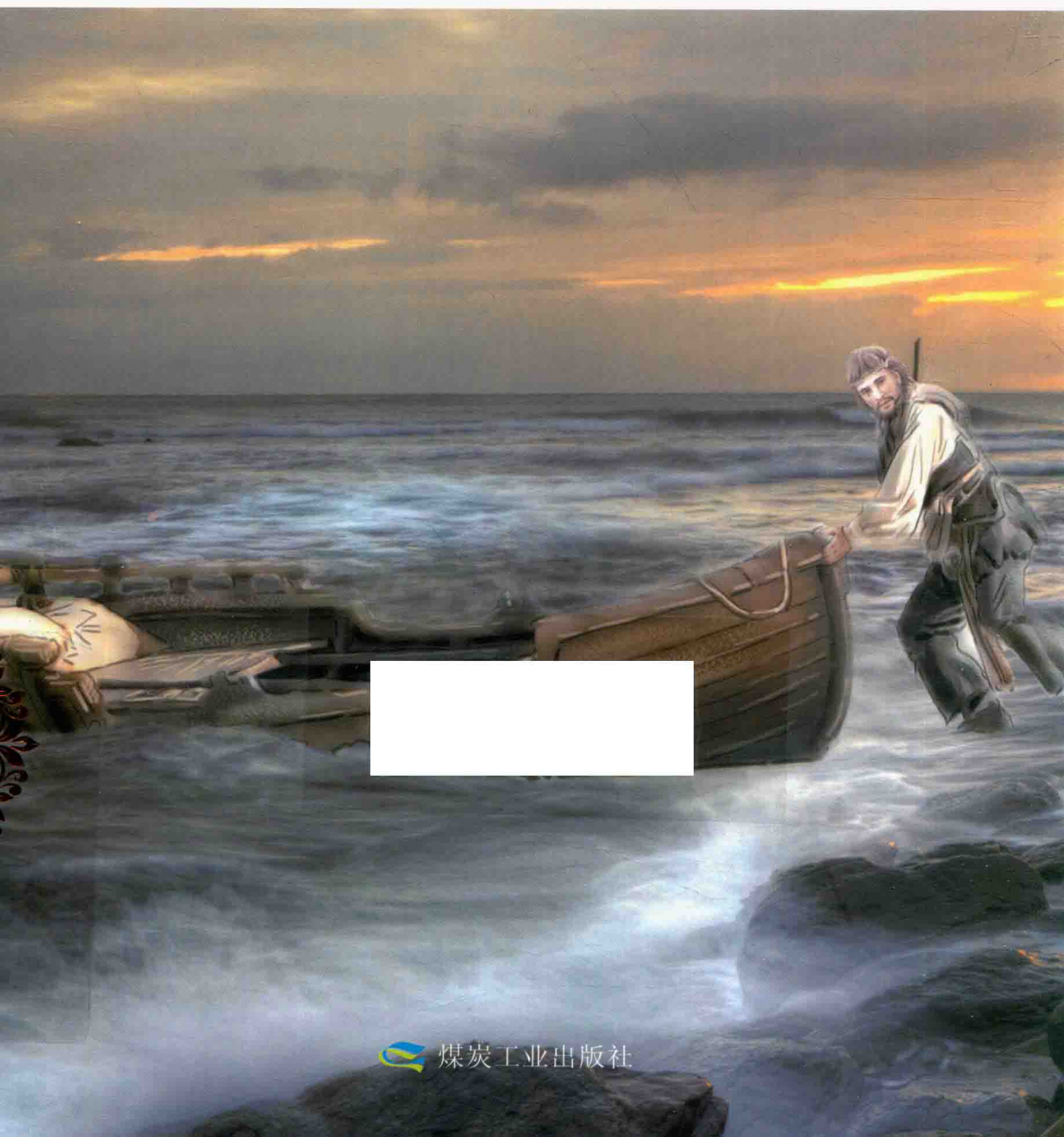




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 [英] 笛福 著 陈赫男 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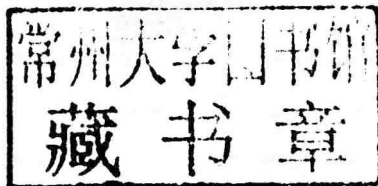




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英]笛福○著 陈赫男○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宾逊漂流记/ (英) 笛福著; 陈赫男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79 - 5

I. ①鲁… II. ①笛…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329 号

鲁宾逊漂流记

著 者 (英) 笛福
译 者 陈赫男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6 字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30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目 录

第一章	父亲的警告	1
第二章	遭遇暴风雨	5
第三章	遭遇海盗	13
第四章	出逃	18
第五章	巴西	29
第六章	海滩	34
第七章	唯一幸存者	41
第八章	最初几天	49
第九章	漂流日记	58
第十章	种植谷物	85
第十一章	逃不出海岛的旅行	88
第十二章	生存技能的改善	93
第十三章	制作独木舟	103
第十四章	我的发明设计	117
第十五章	沙滩上的脚印	126
第十六章	海边景观	134
第十七章	独守着帐篷	141
第十八章	失事的小船	149

第十九章 碰上野人	157
第二十章 拯救星期五	165
第二十一章 教导星期五	175
第二十二章 野人再次出现	186
第二十三章 计划航行	195
第二十四章 重新获得自由	201
第二十五章 收获大船	217
第二十六章 回到英国	226
第二十七章 继续旅行	235
第二十八章 重回小岛	247

第一章 父亲的警告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城^①的一户殷实人家。我称不上是当地人，因为我父亲是外来户，来自德国不来梅市^②。他先前住在霍尔城^③，靠经商发了一大笔财，歇了买卖，来到约克城定居，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在当地是一个很体面的家族，于是我也跟着母亲的姓叫鲁滨逊·克罗茨尼^④。由于外来词在英国常被讹用，人家称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也称自己或把自己写成克罗索^⑤。我的同伴们就这么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英国驻佛兰德^⑥步兵团的中尉，效力于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⑦麾下。后来哥哥与西班牙人作战，在敦刻尔克^⑧附近不幸阵亡。至于二哥的下落，我一直无从得知，正如后来我父母也弄不清我的下落一样。

我是家中的小儿子，学无专长，脑子里很早就装满了远游的梦想。年迈的父亲把我安排在公费学校读书，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除了必要的家庭教育外，还让我去乡村免费学校接受义务教

① 英国的大城市，位于英格兰北部。

② 德国港口城市，位于德国北部。

③ 英国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部。

④ 即 Robinson Kreutznaer。

⑤ 即 Crusoe。

⑥ 欧洲旧时地名，这一地区在今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南部。

⑦ 即威廉·洛克哈特爵士，他于1658年率军在敦刻尔克击败西班牙人，并占领了敦刻尔克。

⑧ 法国沿海城市，位于法国北部，曾隶属佛兰德。

育，一心一意筹划着将来让我研习法律。但除了航海，任何事情对我都了无生趣，提不起兴致。我对父亲的意愿，或者不如说是命令拗着干，也使我对母亲及一帮朋友的忠告和劝说充耳不闻。我这种固执乖戾，一意孤行的脾气秉性，注定了我未来悲惨的命运。

由于我那睿智而严肃的父亲充分预见到我那梦想将会给我带来的不幸，故而给了我许多严厉精辟、苦口婆心的忠告。一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父亲倍受风湿病痛的折磨而行动不便），和蔼地对我说，他想知道，除了满足我想在海外瞎闯的念头、天性喜欢游荡的癖好外，我为什么要离弃家庭、背井离乡呢。在家里，我依靠家人的帮助，经人引荐，再加上自己的实干和勤奋，定有光明的前途，过上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只有那些穷困潦倒之徒或上流阶层不安分之辈或是财大气粗之人，才会去海外游历，靠铤而走险发迹，指望另辟蹊径成名。以我的社会地位而言，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是高不成低不就，我居于二者之间，即所谓的中间阶层。以父亲长期的社会经验判断，这恰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阶层，最符合人类幸福的标准。它既不同于体力劳动者那样纵然吃苦受累仍是衣食无着，也不像上层阔人那样因骄奢淫逸、野心猜忌和相互算计而弄得心力交瘁。父亲告诉我，只需注意一下，我就可以判断出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帝王们常常感叹其高贵出身伴随而来的不幸与束缚，恨不得自己处于两级之间，既不渺小又不伟大。众多明智之人把既不贫穷也不富有^①作为追求真正幸福的标准。

父亲要我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人都多灾多难、命运起伏、祸福难料，而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也不会像前两种人那样沉浮不定。中层人身心平静，前两类人，一类因生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而心力交瘁、身心俱疲，另一类为了温饱而终

^① “希望自己既不贫穷，也不要过于富有”一句出自《圣经·旧约·箴言》第三十节第八句。

日操劳、憔悴不堪，这两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身心动荡不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囊括了所有的美德和快乐。平和与富裕是中产阶层的随身之宝。他又说，遇事冷静，中庸克己，温和谦逊，安宁健康，娱乐交友，以及种种称心如意的志趣，所有这些福分都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在这种状态的人们可以怡然自得地过日子，既不必劳心费力，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使得身心俱疲，劳心伤神，得不到片刻安宁；也不必为成名发财的欲望所困扰。相反，这类人在悠然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生活，尽情地品尝生活的甜美，这种幸福感随着每天的过去，会有愈来愈深的体会。

言毕，父亲诚挚认真而又和蔼慈祥地劝我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陷入一些从理论和出身来说都可避免的困窘之中，他说我没必要为生计操劳，父亲将尽其全力帮助我过上他所建议的那种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仍旧郁郁寡欢，那完全是我的天命所定或是我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总之，如果我听父亲的话，留在家中安居乐业，就能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好处。他绝不鼓励我闯荡江湖，如果将来我不听劝告而遭遇不幸，那就不要怪他。最后，他要我看看我的哥哥。当初他也曾同样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置若罔闻。当时大哥年轻气盛，决意投身军旅，一意孤行，以致预期最后枉送了性命。他还说，他将不停地为我祈祷，但他敢断言如果我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为，上帝一定不会庇佑我，当我穷途末路之时，我会追悔莫及，但真到了那时，就没人帮我跳出苦海了。

父亲的话预示着我的未来，虽然我确信当时父亲自己也并未意识到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他的谆谆教诲临近尾声时，已是热泪盈眶了，尤其是当他谈到我那陈尸战场的哥哥，讲到将来我会走投无路呼救无门时，言语哽咽，最后他告诉我他心里堵得慌，不能再谈了。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样的氛围中，谁能无动于衷呢？我下定决心，决不再谈出国的事，遵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真是见鬼，还没过几天，我的决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几个星期之后，为了躲避父亲喋喋不休的纠缠，我决定从他身边逃走。但我并没有仓促行事，而是等我母亲心情稍好的时候去找了她。趁着母亲心绪不错，告诉她，我满脑子都是周游世界的念头，硬要我留下来，什么都做不好，父亲最好同意我出去一趟，不然的话，我不等他点头就走。我已经18岁了，这个年纪的人，无论去当学徒工，或去当律师助手都为时已晚。非要我去的话，我相信自己等不到学徒期满，就会独自去远航。如果母亲说服父亲让我出外航海，等我厌倦航海返回故里后，就再也不会外出，并加倍努力、勤奋工作以挽回我损失的时光。

母亲听完我的话情绪非常激动。她对我说，和父亲再谈此事毫无意义，父亲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绝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她难以理解，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般语重心长、淳淳善诱的的恳谈后，我依旧执迷不悟。她说，总而言之，假如我自取灭亡，没人能救得了我，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肯定。至于她自己，就更不愿帮我自寻绝路，也不会留下什么母亲愿意而父亲不愿意的口实。

纵使母亲当面拒绝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对父亲和盘托出。父亲听后深感忧虑，叹息道：“这孩子如果能安心呆在家里，日子不知有好过，可他如果非要外出航海周游，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他。”

我固执地拒绝听任何要我学做生意的建议。不管父亲怎样我不理睬我要航海的心愿，我还是坚持不懈，死缠硬磨。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挣脱他们的羁绊。

第二章 遭遇暴风雨

这天，我偶然到了霍尔城。压根没想到要擅自出走，但到了那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打算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挡不住航海的诱惑，答应在航行中我可不必付船费，1651年9月1日，我登上了那艘开往伦敦的船。天知道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时间！我既没有同父母商量，甚至没给他们捎个话，他们能否得知我的下落也只得听其自然了。我既不祈求上帝，也不奢望父亲的祝福，甚至没有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将来的后果。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冒险家像我这般快、这般持久地遭到报应。我们的船才刚驶出汉勃河^①港，风已经起来，海面上涌起层层大浪，叫人胆战心惊。我从未出过海，晕得昏天黑地，从心里不知道有多害怕。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上帝对我私自出逃，背弃父母，不尽孝道的劣迹的惩罚多么公正啊。双亲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历历在目。当时我的心肠还不似后来那么硬，为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蔑视忠告的行为而深深自责。

风声呼啸，波涛汹涌，虽然风浪还未大到后来我司空见惯的哪种，但也比我几天后看到的要小得多。不过，这足以叫我这个初涉海上的年轻水手吓破苦胆。我感觉似乎每一个波浪都妄图把我们吞没；当船跌入浪谷，我以为再也不会漂出水面。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我指天发誓，如果这回上帝垂怜让我偷生，如果我的双脚能再一

① 又作恒比尔河，源头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注入北海。

次踏上干硬的陆地，我保证回家，绝不回头，今生今世再不登船出海；我一定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走自取灭亡的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他对中产阶级的论断是多么正确，他一生过得何等安闲舒适，既没有遭遇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碰到陆上的种种艰难困苦。总之，我下定决心做个幡然醒悟的浪子^①，回家投入父亲的回报。

这些明智清醒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第二天，风平浪静后，我开始对这种海上生活习以为常了。由于有些晕船，所以那天我还是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的。傍晚时，天放晴了，风也完全停止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呈现在我眼前，夕阳西坠，玉兔东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跳跃着层层金光，那景致是我平生见到的最赏心悦目的一幕。

夜晚我睡眠质量很高，所以一点儿也不晕船，心里又欢呼雀跃。看着前天还波涛汹涌、奔腾咆哮的大海，现在竟是这般平静可爱，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一眨眼就能变得如此温顺，如此宁静，好像唯恐我的实验会继续影响我。这时，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走到我身边。

“嗨，鲍尔，”他拍拍我肩膀，“还好吗？昨晚起了点小风，我敢说吓坏了吧？”

“一点小风，这可是你说的，”我说，“那分明是大风暴啊。”

“风暴？你这个笨蛋，”他回答道，“你叫它风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给我们一条好船和畅通无阻的海面，我们根本不会把这点风放在眼里。也不怪你，你是第一次出海。我们去喝一杯吧！来杯甜酒^②，把一切都忘掉吧。你看现在的天气多好啊！”

① 出自《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节第十一行，一户家庭中的小儿子向父亲索取了他的一半财产，出去浪迹天涯，挥霍放荡，最终受尽苦难反悔回家。其父便杀牛迎接，认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

② 又作潘趣酒，是一种将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于是，我们做好甜酒，像所有的水手那样借酒浇愁。我被灌得醉醺醺的，就在这个邪恶的夜晚，我把自己的悔悟，对这种行为的反思和对将来所下的决心全部化成了杯中物。不用说，随着大海的安宁，我的脑子里风平浪静，我那种紧张惊恐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那种令人提心吊胆被海水吞没的恐惧感也无影无踪，航海冒险的热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曾在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和许下的郑重许诺早被我丢之脑后。偶尔拿我会有一阵迷惘，一阵悚然，那些严肃的人生思考不时萦绕于我的脑海，但我努力摆脱它们，喝酒、聊天，一切都不复存在。五六天之后，我便像那些摆脱了良心谴责的年轻人一样，完全战胜了自己的良心。但我又将面临另一次严峻考验，上帝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不让我有任何侥幸心理。因为这次不肯悔改，下次便会变本加厉，灾难当然就更深重，就连世上那些最凶残阴险、胆大包天之人也会因此而害怕求饶。

在海上走了六天后，我们到达亚莫斯^①港口。暴风雨过后，天气晴朗，由于逆风的缘故，进行缓慢，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的停泊处抛锚。西南风，也就是逆风持续了七八天。在此期间，许多从新堡^②过来的船也在此停下来，这是一个通向泰晤士河的港口，船都在此等待顺风进入河道。

我们打算不停多久就顺流入河，但风很大，持续四五天后，风势更猛。当时这块锚地素有良港之称，是理想的抛锚之地，我们又有上等的坚固的锚和结实的船具，所以水手们都满不在乎、掉以轻心，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在悄悄来临，仍旧像在海上那样，饮酒作乐。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势大增，全体船员动员起来，把中樯降下，并把船上的一切东西绑紧，以便使我们的船可以快速移动。到中午时分，大海上怒涛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都钻入水中，海

① 英国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部。

② 音译为纽卡斯尔，为英格兰中西部中的一个城市。

水倒灌进船舱，不止一次，我们以为锚要脱了。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还把锚索放到了最长的限度。船仍停在原地，锚绳被拉得吱吱作响，快要崩断了。

可怕的风暴终于来了，我开始注意到水手脸上的惊骇之色。纵然船长小心谨慎，指挥大家尽力保牢自己的船只，但每当他经过我舱房边出入他的舱室时，我都听见他轻声地嘀咕：“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要完了！要完蛋了”

在一开始的忙乱中，我傻乎乎地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心里满不是滋味，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起先，因为我的顽固，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进行忏悔，而是无动于衷了。我原以为那些苦恼已然往事如烟，这一次跟上一次没什么了不起。但当船长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的内心又充斥着恐惧与不安，我真的吓坏了。我走出船舱向远处眺望，多么可怕的一幕啊巨浪滔天，排山倒海般，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我向四周一望，全是险恶凄惨的景象。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超载已经砍掉桅杆，突然，我们船上的水手惊叫了一声，原先泊在我们一英里外的一只小船沉没了。另外又有两只船脱了锚，船上一根桅杆也不剩，凶险万分。轻便的小船境况最好，不像其他船那样苦苦挣扎，但仍有两三只轻船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驶向大海，小船只挂着角帆吃风。

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船长犹豫不决，但水手长解释说，若不这样做，船必然会沉没。船长，只得答应了。前桅一砍掉之后，主桅便摇摇欲坠，船身也随之剧烈晃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掉，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

我第一次坐海船，上次遇到的那次小风浪就足以让我胆战心惊、惊恐万状，可想而知，我有多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自己背叛忏悔又重生恶念的恐惧，较死亡的恐惧更甚。再加上对这种心情与风暴的恐惧心理，使我陷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悲痛心境。最糟糕

的！更糟的还未出现，风暴越刮越猛、越演越烈，连水手们也意识到情况到了极端危急的时刻。虽然我们的船稳定坚固，但因载货过重，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水手们则不停地喊叫着船要沉了。幸运的是，我不问还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沉”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究竟。风暴无情地肆虐着，我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船长、水手长和一些头脑稍稍清醒的人都在一边祈祷，一边战战兢兢地坐等船沉入海底。犹如雪上加霜，半夜时分，一个负责检查船底的人跑上来，大声喊道：“有裂缝！”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船底已经四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去抽水。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仿佛突然停止跳动，身子一下子向后仰去，翻倒在船舱里。这时候有人摇摇我，说我吃白食的家伙以前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现在至少可以帮忙抽抽水。我爬起来打起精神提起干劲走到抽水机旁，卖力抽了起来。正当我们埋头苦干、全力应对的时候，船长发现了几只运煤船挡不住风浪，向海上漂去。当它们经过我们身边时，船长便下令放了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以为船破了毫无希望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惊骇至极，跌倒在甲板上晕了过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根本没人理我，当然不会有人来管我了。另外一个人立刻接替我继续抽水，那人一脚把我踢开，任我躺在那儿，大概他以为我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不断地抽水，但舱底的水仍然毫不留情地往上升高。显而易见，我们的船即将沉没。风浪渐渐减小了些，但我们已无法让船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继续鸣枪求救，在我们前方行驶的一艘船冒险放下一条小艇来营救我们。那只小艇在浪谷波峰中艰难前行，可是小艇无法靠近我们的大船，我们自然也到不了小艇上。最后，还是小艇上的人奋力划桨，舍命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扔下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把它尽量放长，几经周折，小艇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抓

住绳子。我们用力把小艇慢慢拉到船尾，大家都上了小艇。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回到他们的船，于是大家一致协商决定，让小艇随波逐流，任其漂泊，尽量使它朝岸边靠拢。我们的船长向他们许诺，如果小艇有所损坏，他将照价赔付我们一定赔偿。于是，我们半是朝北划着，半是漂着，几乎一直到温特顿才得以靠岸。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便看见它沉了下去。我才平生第一次明白，在大海里“沉”究竟意味着什么。实话实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整个人已经糊涂了。与其说是我自己登上小艇的，倒不如说是被水手们抛到了小艇上。从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像上次一样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感觉，一半由于过度惊吓，一半由于自己前途未卜而产生的恐惧。

我们向岸边费力划去的时候，看到（每当小艇被抛到浪尖上时，我们都可以看见沿着河岸）来回奔跑的一群人，他们打算在我们靠岸时救助我们。可惜小艇行进速度极慢，一时难以靠岸，直到后来小艇驶过温特顿^①的灯塔。这一带海岸突然朝西拐向克罗马，多亏了向西凹进去的海岸挡住了风势，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小艇靠上岸，并最终安全着陆。上岸后，我们便步行走到了亚莫斯。在那里，我们这些天涯沦落人得到了盛情款待，地方长官给我们妥善安排住宿，一些富商、船长又慷慨解囊，赠给我们足够去伦敦或回霍尔城的钱。

假如我当时明智的返回霍尔城，然后回家的话，我肯定会非常幸福。我的父亲，肯定会像耶稣在《圣经》中所讲的那样，宰杀肥牛迎接我归来。自从他听说我搭乘的那只船在亚莫斯海口失事后，过了好久他才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① 诺福克郡海边的一处海岬。

然而厄运不可阻挡地驱策这我。虽然好几次，理智冷静的头脑在大声疾呼“回家去”，但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如何称呼这种力量，这种君临天下般的神秘力量促使我一手制造了自己的毁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显然，在这种不幸的命运驱使下，我在劫难逃。我不顾冷静而理智头脑的劝告，也没接受首航中所遭遇的两次明显惨痛的教训，只是一意孤行踏上毁灭之路。

我的那位朋友，也就是那个此前怂恿我下决心航海的船长儿子，现在反倒不那么勇往直前。到亚莫斯两三天后，他才找到机会同我聊天。因为我们分开住宿。再一次见到我，我就觉察到他的口气态度大变，神情沮丧，不停地摇头，问我最近怎样。同时他又把我引荐给他的父亲，告诉他父亲我这次是一种尝试，准备以后出洋远航。他父亲郑重其事，以严肃而关切的口吻劝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经历显然提醒你，很明显，你不是靠海吃饭的人。”

“为什么？”我问道，“难道先生就不再出海了吗？”

“那是另一回事。”他说，“航海这是我的使命，我的义务。但是你这次航海，只是一种尝试，上帝已经让你尝到了苦头，让你知道，如果你仍旧执迷不悟，以后不会有好结果。说不定我们因你的缘故遭到海难，你就像他船上的约拿一样^①。请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出海？”

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相告，没想到听到最后，他竟勃然大怒，无法自制，简直叫我莫名其妙。

“我做错了什么？”，他说“让这个倒霉蛋出现在我的船上。给我一千英镑，我也绝不会和你坐同一条船。”

^① 《圣经·旧约·约拿书》记载，上帝命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却违抗上帝的命令，坐上开往另一地的船，中途便遭遇狂风巨浪，因为约拿触怒了上帝，故有此灾祸。水手们便将约拿投入海中，海面立即恢复了风平浪静。

他可没有权利对我如此发作，显然因为沉船受了损失心烦意乱，迁怒于我，事实上。不过，他又很郑重其事地与我恳谈一番，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不要再惹怒老天爷自取灭亡。他告诉我，我应该看到天意难违。“年轻人，”他说“相信这点，如果你不回家，不管你去哪里，你都会受难和失望，正如你父亲预言的那样。”